

歸來



羅輝創作

來 歸

作 創 峰 羅

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一

黎典俯身拾起一塊小石子，突然向一對燕子打去，原來燕子飛的很低，身子貼着茂草，就像擦過水面的蜻蜓，總是平鋪着翅膀。石子從牠們頭上拋過去了，一對燕子以不可言喻的速度鑽入了半空，一面好像用惡言咒罵着拋石子的壞孩子。

黎典通過這條草徑，前面就是一叢榆樹林，樹羣遮住了六月的太陽。夏虫正躲在矮草里亮着嗓門，沒有什麼好聽的韻調。黎典覺得耳膜刺痛，養分實在討厭這些東西們。

踢着草根，每一步全是重重踏下去，踩死幾個他才解恨呢；可是狡猾的虫子們，早已飛開了。

牠們的叫聲，是仍舊不止的。

今天是禮拜日。在郊外還可以聽得見市內教堂的鐘聲，虛弱的餘音，斷續地飄來，在這裡已經讓虫子們的噪門壓倒了，聽不出來了。

過去榆樹林，西面有一道彎曲的小河，河的西沿還是平廣的草原，在草原的盡端，像一道長的土堤的那是中東鐵路哈爾濱到綏芬河間的軌道，黎典他可以看見那個香房小站的背影。

有一列火車向哈爾濱開來了，速度非常快，彷彿草叢里受驚的蛇虫，順着彎道蜿蜒地前進。到香房小站停留一分鐘，就匆匆地開走了，一條漫

長的車身漸漸沒入都市的建築物里了。

天上沒有雲。柳絮和蜘蛛絲在藍色的空氣里，輕輕地舞着，飄着，全是順着一個方向，忽上忽下地亂飛，牠們時常碰在黎典的身上，也有的掛在他的臉上，這竟也引起黎典的煩躁，兩手氣憤地揉擦着面頰，粉白色的面頰，被揉成淺紅色了。

他躲在樹蔭下面。兩隻手插進學生服的褲袋里。兩腳稍微分開的站着，並且傾出全部的視力向北張望。心顫異乎尋常的跳動，而身體却也異乎尋常的安靜。

一排樹蔭一會比一會縮短了。太陽伸出貪婪的紅舌頭，舐吮着田野上的朝露。

時候大概是在九點鐘左右的樣子。

黎典已經等得夠久了，他的小伙伴白鴛還不來，現在他有點兒不耐煩，心里在埋怨着，不是昨天下晚已經約好了嗎？既是說什麼都不成問題，就該早來，早把那事情解決才對。難道說白鴛又變卦了嗎？不會的，那末，爲什麼還不來呢？

兩架銀色飛機，在黎典頭頂的上空，像一對鷓鴣那樣盤旋，角逐着。隆隆地轟鳴着。

兩年以來黎典已聽慣這嘈亂的聲音，他雖沒有親眼看見飛機投彈，無理由的轟炸農村的莊稼人，不過那一副悲慘浴血的景物，無時無刻不在他脆弱的頭腦里刻畫着。

此外，他有過一個非常深的印象：那是去年秋天里的事情，就是在現在黎典站着的地方，偏東一里多地的郊野上，一個牧牛的孩子騎着一頭老乳牛，後面還跟着一頭牛犢，就被兩架演習機鎗掃射的飛機當做射擊的目標了，牧牛的孩子悄悄地從老乳牛的身上滾落在草地上，死了，老乳牛的某一隻腿受了彈傷，好像驚牛般的一邊吼叫，一邊奔回村子里去。至於那頭牛犢呢，牠莫明其妙地慌亂了，先是在草地上不規則地兜了幾個圈子，而後才追蹤牠的母親跑去；可是有一架飛機飛的很低，也隨後追蹤着牠，終於牠跟牠的小主人一樣被殘殺了，正是倒在一面慢崗上，血流傾注下來。枯萎的草棵全被塗紅了，一直塗紅到崗脚下。

黎典是這一件事情的當事人，那時，他被義憤激動了，他想將那個殘

暴的事實，描寫一段動人的，能獲得廣大的同情的故事，公佈給全世界的讀者；可是結果失敗了，當他將那事實如實地講述給他父親的時候，就遭了父親的教訓：

「這就是了，你們孩子們還是少浪費點熱情吧！」

「不能，絕不能的，爸爸，我，」黎典坦然地而且加重口氣說：「我還是中國人啊！我對於這種暴行，不能不有一些表示的……」

「表示什麼呢？」父親捻着老經世故的短鬚，而後輕微的嘆息一聲，說：「你應當安分啦，孩子！」

「爸爸，我不相信你的話，你看豬該多末安分哪！……可是牠始終躲不了屠戶一刀！爸爸，我感覺到我們的性命，同樣是搏在屠戶的手心里，

安分和不安分全是一個樣！」

父親沒有繼續跟他分辯。從沙發上站起來，關住了客廳的房門，然後親靄地推着黎典的肩膀，一直推到臥室里去。他這才安心了；因為這樣一來，一切不安分的聲浪，才不至於洩流到外人的耳朵里。

父親變爲嚴厲的態度說：

「典，你一定要聽我的話：什麼也不許你講了！」

「我不！爲什麼呢？……我一定要將這事實宣布到全世界上去！我一定要……」

「好蠢的孩子嘅！」

父親非常着急，說話的聲調如同一個外行快拉着未定好弦的胡琴。他

僂曲着背部用蓄着長指甲的無名指不停地磕打桌面。那樣情景，真像是立刻要遭到什麼兇險的意外似的：

「你不聽父親的話，你那就要『罪孽深重』了！……典！我容你反省，好好地反省一番……假如你什麼全不顧慮了，典，你就接受我最後的警告吧！……」

但是黎典並不爲「警告」所威脅，所屈服，當時他確實任什麼全不顧慮，他只是担心着：假如父親再抑壓他的義憤時，他的胸膛馬上就要炸開了。於是他毫不躊躇地立刻要他父親說出一「最後的警告」是什麼？

父親被迫的反而左右爲難起來。他白白地用無名指更加緊密地磕打着桌面，祇見鬚尾顫動，和粗魯的鼻息，而沒有語聲。

「你快說呀，爸爸，我什麼顧慮也沒有了！……」

「好，……好，」父親磕打桌面的那隻手，搏成棱角突出的拳，捶擊着自己凹陷的胸脯。現在他祇有一句話要說，然而，他又用來牽制着牠，牠彷彿一匹不馴服的野馬，而且又正奔馳在一面峻峭的山坡上，他手里的繮繩和嚼子完全失去效用了，於是從他的口里強制地顛簸出來：

「斷絕父子關係吧！」

當天夜里，父親就發現兒子失蹤了。

黎典是藏在同學白騫的家里。兩天以後，白騫將他逼送回家。在途中，白騫說：

「別再耍脾氣了，寡耍脾氣是不中用的哩。」

「書，我決定不唸了，」黎典鼓着嘴唇說：「明知道是那末一回事，那爲什麼睜着眼睛讓他們奴化！……騫，你還要繼續下去嗎？」

「你說我不，怎麼行呢？我不同你；你父親有地位，你們又有錢，無形中就可以幫助你說話，我呢，祇好拿「王道教育」當做保護色，若不，我便立刻成爲無業遊民，那還了得；這年月，每一個「無業遊民」都該蹲監坐牢，都該死！」

這話已經相隔快一年了。

時局在這一年里變得更加險惡不止一倍。雖然白騫仍在繼續讀他「奴化」的書；可是所謂「王道教育」不能再做爲他的保護色。至於黎典呢，雖然早已實踐他「決定不唸」的意志；然而，他父親的地位，他的資產，

同樣的，一點也不能幫助他。他和白鶯同樣是被「滿州國」當局目爲「不穩青年」，被監視着，被警告着……

在這猙獰，險惡，多元化的局面里，幼稚的青年孩子們，有的隨着環境窒息了，墮落，頹唐了，有的却被環境培養的像個聰明而矯健的猴猿。

黎典和白鶯就是屬於後者的人物。

他們是從整千整萬的，被壓榨，不，被屠殺者的血泊中培養出來的，在他們的胸腔里都藏着「反抗」和「復仇」的暗號，這是絕對祕密的，祇有黎典和白鶯他們兩個彼此公開了，並沒有第三個人知道。

不錯，並沒有第三個人知道。從他們將「反抗」和「復仇」的「理想」，更進一步走向「實現」的計劃，已經經過六個月——一百八十個晝

夜的長途程了，一直到今天他們才走完全程的半段路，其餘的一半，第一步就展開荆棘嶙峋的峭壁。

但是，他們倆並不氣餒，也不疲倦，他們倆的元氣，正像夏季里的向日葵，鼓蓬起圓潤的臉兒，倔強着脖頸，向着太陽吸收補劑，而後準備穫得肥碩的葵籽哩。

兩架銀色飛機，箭一般向東急駛了。放出濃厚的烟幕，好像層疊不窮的白雲團，橫亘在很大一面的藍天上，漸漸地由濃而淡的消失了，飛機也不見了，只是留着隆隆的餘音。

原來已經躲進榆樹林的黎典，他知道那兩架銀色飛機，已離開這塊草

原的上空，可是他又似乎不大相信，他在樹葉編織的空隙中消眊起眼睛向上窺尋着，傾聽着……

天空，和氣流全是乾淨的。

於是他安心了，好像被鶴鷹脅迫藏在草堆底下的鷄雛而後又得到解放那樣安心了。

他從林叢中走出來。樹影比方纔又縮短了一尺，熱度比方纔可加強了。
黎典彷彿臘像一樣，被高度的熱流沖洗着，同時心里異常焦躁；他流着汗。一邊抑壓着忿怒，一邊向西面張望：蔚藍的歡欣的天空如一張柔情的巨網，扣住都市的房羣，黎典想像那里正有失掉土地，失掉自由的人羣，在恐怖與死的控制下，好像是受了傷而且飢餓的鴿子尋摸食物；周圍

伸出無數浴血的魔手，伸出無數流吃水的鳥槍，向他示威——這就是殖民地中，奴隸們生活的圖樣，

該多末不配合呀，在這樣晴好的天空之下，有這樣可怕的故事，這故事將永無良好的煞尾了！

「沒被切斷呼吸的人，爲什麼甘心躺在墓穴呢？……跳出來吧，趁着還沒有掩土的時候啊！」

黎典他自己似乎是站在墓穴以外，說着同情別人的話，然而，誰來同情他呢？他同別人一樣全是被人活活按進墓穴里的人；不過，他不甘心明白白地讓自己更年青的生命窒息下去。他有着堅強的自信力：唯一的就是掙扎——掙扎所付與他的希望，不至於步步失望。

然而，今天黎典是有點失望了；在他所注視的方向，總是空虛，死寂，僅僅有叢茂而窈窕的細草，被陣風掀起宛如海潮般的巨浪，橫亘他的眼前，成羣的紫雲英，和野菊，像雜色的小蝶，潛藏在草叢里跳躍着。一會也不休息。

於是他賭氣走開了，他心里咒罵着失約的白騫。而且決定去到白騫的家里斥責他一頓。

當他越過第一丘崗時，遙遠地有一個短小的影子出現了，樣子非常張慌地迎着黎典的方向走過來，從強健的步子，寬臂膀，禿光的腦袋，和藍布長衫……等等特點上，黎典看得出那個人就是他久候不來的白騫。現在他雖然立刻感到了愉快，但是他仍是裝扮着盛怒的樣子迎上前去。